

编前语

清明一霎又今朝,清明时节更思亲。

多少年的传承文明,多少年的恪守孝道,多少年的如约而至,清明节又真实地向我们走来。

“从记事起的点点滴滴,一帧帧、一幕幕,像走马灯似的,在每一个深深怀念的夜里千回百转……”

“回忆是思念的痛,父亲虽然走了,却把思念和回忆留在了我们心中最温暖、最柔软的地方;亲爱的父亲,

梨花风起正清明

□ 朱朝阳

又至清明,老家庭院里的几株梨花正灿烂绽放。

只是满院的清香,再也等不到那个瘦削而蹒跚的身影。

对一个人的记忆,许多人会具体到一些泛黄的生活画面,但我对奶奶的记忆却不仅限于眼睛所见。

我的手指也有记忆。当我把手放在奶奶枯瘦的手上,总能感觉到一种舒服和踏实,透过一层薄薄不一的茧,依然能清晰地感知到她那朴素的温暖。

我的耳朵也有记忆。点开手机中奶奶去世前的音频,一句“太阳,要好好的……”,我的心就跟着那声音走了,一脚踏进挽着奶奶月下散步的时光。

我的舌头也有记忆。吃过不少高档酒楼色香味俱全的菜品,但味道却如过眼云烟。而奶奶做的饭菜滋味却总能萦绕齿间,那些家常菜的味道,却将伴我翻越万水千山。

在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表达,但最终留在时间深处的却是朴素的光芒。因为朴实的情感总有一种深入人心的力量,可以不必张扬,却能让人心驰神往。

2019年国庆节假期,从老家返回荆州的前一晚,是我和奶奶的最后一次当面聊天,也是此生所见的最后一面。

那一晚,聊完天,我送奶奶回家。我挽着奶奶,走在初秋的林道上。秋风微凉,秋虫浅唱,皎洁的月光把我们祖孙的影子拉得好长好长,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和安详。

2020年春节前,奶奶一病不起。也是在这个时候,新冠肺炎疫情汹汹来袭,回乡的路变得曲折而漫长。

在和奶奶最后一次视频聊天的时候,病床前的爸爸特意提醒我摘掉口罩给奶奶看下,我顿时有了种不祥的预感。

我知道,她不是因为病痛的折磨而流泪,而是舍不得与我们阴阳两隔。挂断电话,我泪如雨下。我要失去亲爱的奶奶了。

在奶奶去世后的这一年,有好多次我拿起笔,想把我对她的思念写出来,但每次千言万语齐涌笔尖,却怎么也写不出来,只能把无边的思念埋藏心底,在一个又一个难眠的夜里,任其疯长成一棵葱茏的树。

时光荏苒,岁月变迁。在我成长过程中,与奶奶有关的生活片段,我已悉数珍藏在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

6岁那年的春天,我开始跟着爷爷学习画画。爷爷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乡土花鸟画家,他的不少作品至今还挂在许多乡亲的客厅里。

有一次,一只羽翼未丰的小燕子趁着父母不在,在巢里拍打着翅膀学飞,一挤一跳就从燕巢里掉了下来。

16岁那年的夏天,每到晚上,一家人就会围坐在院子里乘凉。乡村的夜晚,一抬头就能看到漫天星斗,繁星如雨,如钻石,闪亮而热闹。

记得有一晚,讲完故事的奶奶就着浓浓夜色,突然向我问起黑夜和白天的由来。刚学完高中地理的我,开始滔滔不绝地向奶奶讲述地球自西向东自转的道理。

在以后的求学和工作中,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都会记得那个夏夜奶奶专注的目光。她鼓励的目光,不仅使我看到了比天空更高远的星辰,也为我的人生注入了勇敢逐梦、劈波斩浪的力量。

26岁那年初秋,即将研究生毕业参加工作的我,回乡探亲。奶奶特意让爷爷手书“人生在世洁白鲜,不受人染和物染”的家训,装帧成卷轴送给我。

我知道,这14个字的治家格言,是奶奶的父亲兰清学先生流传下来的。奶奶和父亲一生恪守,并在这个丰收在望的秋天,用这种颇有仪式感的馈赠,让清正的家风代代传承,期望我在未来的每一个秋天都能硕果累累。

我明白奶奶的良苦用心。她想让我明白,春华秋实不仅是对季节的礼赞,更是对生命圆满的向往,一个正身清心的生命,在经过春天的萌发和绽放,夏天的积累和成长之后,才会在秋天结出沉甸甸的果实。

梨花风起正清明。在这千朵万朵梨花压满枝头的清明,我又一次想起了亲爱的奶奶。我相信,在这一树树洁白无瑕的繁花尽头,一定会是一场场甜蜜而丰稔的旅行。

没有您的日子,寒食从此叫清明,只跟思念有关……”

“思念在每一处决堤,我在每一处大口大口地呼吸旧事,吞咽回忆,安放思念……”

“每个亲人都值得怀念,每次怀念都不是徒劳的伤悲……”

本期编发这辑如潮水般的思念,祈愿与读者共情共鸣!



清明短吟

□ 章治萍

入水处,橹声依依有节奏地打碎一个个水纹之后,又将一个个水纹捞上河面来。之后又一个一个碎去

周而复始的橹声依依有绝佳的景致慢慢嚼味色浓的,是四季的短暂色彩淡,是内心的持久他们在适合处暗暗地对比

有人惦念着,逝者便活着在任何容易潮湿的角落只要透来一缕的阳光,希望就会在生长。在潮湿之地

清明,陪父亲说话

□ 张军

咱家门前的杏花开了枣花开了,梨花也开了你肯定闻到了花香昨夜,我梦见你蹲在杏子树下抽着旱烟望着老屋的旧窑洞发呆

你坟头的野花开开了绿油油的小草在向我招手你坟前的那棵松树四十年了依然生机勃勃仿佛当年的你和如今的我

外婆的清明

□ 马从春

外婆的清明,从一块青团糍粑开始艾草叶如同初恋一般新鲜糯糯的汤圆粉,甜美诱人的糖饽饽了整个瘦弱的童年荠菜满坡,竹篮子盛满笑声外婆鼓励和慈爱的背影里一个柔弱的小男孩,赤着脚丫众人的嘲笑声里手拿竹竿,第一次学会放风筝二十多年前,外婆在春天里走失小男孩已经长大,却无法抚摸她梨花般纯洁的白发清明风起,桃红又柳绿悠悠雨滴裹挟思念,碎了一地

回忆是思念的痛

姜宝凤

那年九月,父亲在我们兄弟三人的催促下,去成都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做一次全面的身体复查。送父亲去机场的路上,车里的收音机传来一首歌曲,旋律温暖、质朴并带有淡淡的伤感,父亲说这首歌真好听。我也记住了这首歌的几句歌词,心想回去后在网上搜搜歌名。

7年前,父亲得了一种让人谈之色变的病。记得当时,拿到诊断结果时,我们兄弟三人陪着父亲抱头痛哭。哭过之后,我们匆匆赶回自己工作的城市,动用了各自一切的朋友关系,联系专业医院,咨询权威专家大夫,最终父亲在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进行了手术。手术是非常成功的,因为手术之前大夫说如果不手术父亲的生命最多只剩六个月,手术后在当地每半年进行一次复查中,父亲各项身体指标均趋于正常,并平安的跨过了一年和三年这两道槛,正向着指日可待的第五个年头迈进。这期间,当初给父亲做手术的主刀医生调到了四川,为了彻底消除我们心中始终悬着的一种害怕与担心,我们决定安排父亲去一趟成都,让主刀医生再给全面检查一下。

我和父亲商量时,父亲正背着喷雾器汗如雨下的在田里给玉米打农药。他说去啥,都好好的哩。见我态度坚决,父亲又说,庄稼不能没人管,要不等秋收后再去吧。最终,我们没能说服父亲,还是等到了白露他把地里的玉米收进了仓并种好了冬小麦才动身。但父亲去时

清明时节更思亲

程以龙

清明前后,当人们心里的潮湿还没有透过气的时候,天上又纷纷落下绵绵细雨。此情此景,正是诗人杜牧“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真实写照。

儿时的记忆碎片中,每年的清明节,爷爷总要带我去到祖先的坟头,先点燃黄纸,再响完鞭炮,然后磕头作揖,祈祷庇佑。礼毕,爷爷便带着忧伤的神色环视着那些没有留下祭祀痕迹的坟头,嘴里喃喃自语道:“他们的后人谁是在外面忙,难得赶回来尽孝哦!”说完这话,爷爷便令我到荒地扯回一大捆野生的油菜花和麦苗,然后在爷爷手中七拼八凑,很快一束束黄灿灿、青悠悠的花儿,青黄相间,分外耀眼,倒也很有祭奠故人的象征。接着,爷爷又令我把我花儿一放到那些坟头。起身回家时,爷爷突然忧心忡忡地说:“不知我百年归天后,谁来在我的坟头烧香磕头呀?”听完这话,我立马觉得爷爷的担心也不无道理。于是我连忙信誓旦旦地说:

父亲,我来了。一转眼,你离开我已是一年时光。这一年,思念无处安放。今天,我来到你我的三处居所,在回忆的长廊里,找寻曾经的岁月,缅怀和你在一起的芬芳……

我来到了农科所,这里是你和母亲工作生活了30多年的地方,曾经的人声鼎沸已变成一片废墟。你和母亲亲风测雨的气象站,被挖成了一口池塘。你们退休前入住的所里唯一的一栋楼房,如今寂寥地伫立在这里,向院外那两口已被当作垃圾填埋场的池塘,诉说着岁月沧桑。

在这里,你一直将最好的吃穿让给祖母,为我们树立无声的榜样;你总抢在母亲前面说“我来”,把所有家务都自己扛;你不顾我的抗议,用你那络腮胡子扎我的脸庞;你为我搭起高高的秋千架,放飞我童年的梦想;你教我背诵唐诗宋词,让文学的种子在我心中萌芽生长;你为我常备当时小伙伴们都眼馋的鸡蛋糕;你常在节假日纪念日为我们烹制一大桌美食;你总爱在和朋友饮酒正酣时,拿筷子蘸一点酒,喊来不知情的我品尝;厚厚的一摞奖状,记载着你三届江陵县人大代表的荣光;你常深夜笔耕,为劳改农场的发展勾画梦想……

你在这里将祖母送上山,你为我披上嫁衣,你为中风失语的母亲每一条裤子都换上橡皮筋,你不厌其烦地为母亲泡脚喂饭,读书念报……直到你搬上三楼,我才知道,你们总在窗口,眺望我的归来。那盏昏黄的灯光,成了我心中,永远的避风港……

我来到了荆州城南门外老财政局宿舍。二楼靠西的两居室,是母亲去世后,你置办的二手房。

你在这里写出了你的两部书;你学会了在电脑QQ上看我的初稿,再用手写笔提意见;你逛遍城区所有的报刊亭买我的样刊,并以此“不经意”款待朋友们的造访。你欣然接受我

的邀约,在城内多家餐馆小聚;你穿着我为你买的新衣出门聚会,打趣说这是“江南孝敬,粉墨登场”;你特意为你学做的羊杂汤膳听我吃饭,拖着刚出院大病未愈的身子下厨房;你执意送我到车站,看着我上火车才转身离开;你常在夜晚和我抱膝送别后,又健步跑回二楼窗口,目送我走出小巷。昏黄的灯光,照着你日渐衰老的身影,让我总忍不住热泪盈眶……

我来到了热水瓶厂宿舍楼。这是城南那栋二手房拆迁后,我们重新置换的精装修二手房。我们请了保姆照料你的起居。拆迁前一次起夜时摔倒致骨折痊愈,腰痛从此缠身,你因此常常卧床。因为离我家很近,你几乎每天都去看你。

老年痴呆症在这里缠上了你,你远离了你钟爱一生的书籍,开始出现幻觉,分不清晨昏,你再没去阳台和我们挥手道别;直到有一天,你在我们走时突然清醒,阳台上再次出现你的身影和声音,你可知道,我当时是多么欣喜若狂!

在这里,你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我们三兄妹看在眼里,痛在心里。连续两年,我们为你筹划和举办了两次80寿宴,分别邀请亲戚和你的老同学赏光,你只叫不出曾经熟悉的名字,眼里却分明闪着泪光……

没想到四个月后,也是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和你做最后的告别。苍天泪目,一夜呜咽到天明。因为疫情肆虐,没有花圈,没有葬礼,一席薄棺将你送上山,回到这时,鹅毛大雪翩然而至,为你的风雨人生续写传奇……

一年了,思念的你已经不在。我终于鼓起勇气,触摸这三处居所。思念在每一处决堤,我在每一处大口大口地呼吸旧事,吞咽回忆,安放思念。满满地,盛放着我们的半世亲情与希冀。

百般思念半世情

陈江南

坚决不同意我们兄弟三人陪伴,他说你们都有家有业的,不要因他而分心。就这样,父亲一个人踏上了去成都的飞机。父亲到后,我们兄弟三人都分别打过他的电话,询问检查的情况,父亲乐呵呵地说,好好的呢,放心吧,医生说打个十天半月的营养针就能回去。由于我们的工作都比较忙,既然父亲说了没事,所以我们也就不相信他的话。二十天后,父亲毫无异样的从成都返回了家中,不想几天后,他倒在了地里,永远地走了。

在收拾父亲的遗物时,我们发现了他去成都的复查结果,我们带着无比的惊讶联系上他的主刀医生,方知其实父亲的病情已经出现了转移,而他所说的打营养针则是在进行放疗。知道真相后,我们兄弟三人万分自责,泣不成声。我们无法想像当时拿着这个残酷的结果,身处异乡的父亲独自放疗时是何等的心情呀?

葬礼那天,我从手机上找出了早已下载的歌曲《成都》对乐队说,就吹奏这首吧。“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让我依依不舍的,不止你的温柔……”分别总是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未忘记你……”

父亲,您的音容笑貌依然如昔,深深植根于我的脑海之中。您虽然走了,却把思念和回忆留在了我们心中最温暖、最柔软的地方。亲爱的父亲,没有您的日子,寒食从此叫清明,只跟思念有关。

“爷爷:您不用担心,有我嘛!”忽然,爷爷满脸的忧恼顿时变得一脸微笑。

回头一望,风雨中的坟头墓地慢慢升起缕缕硝烟,星星点点的纸屑尘埃与飘摇不定的清明吊子擦肩而过,时而飘向天空,时而纷纷落地。旋即,那灰白色的纸屑尘埃宛如一股股浓浓的亲情在岁月的长风中飘舞,也宛如一笔笔难了的情债在空中回旋。

时至今日,爷爷已经仙逝多年。然而,爷爷当年忧心忡忡的话语却时常萦绕在我耳畔,儿时的承诺仿佛化为一笔毋庸置疑的情债,一缕长长的思亲的情丝。如今,让爷爷万万意想不到的,我们已经步入了一个充满大忠、大孝的和谐时代,孝道已经被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列,无论是企业、机关、学校,到处都充满着满满的爱。

清明,既是一个浓浓的节日,也是一个了却情债的节日。每年的这一天,我会携着妻子儿女,捧着爷爷喜欢的青黄相间的鲜花,来到爷爷的坟头祭奠。与此同时,我在爷爷的坟头,大声地告诉他说:爷爷,清明节早已被国家列入法定假日了。暮然间,我想九泉之下的爷爷再也不用担心,他那一脸的忧恼一定会笑得无比灿烂。

我来到了荆州城南门外老财政局宿舍。二楼靠西的两居室,是母亲去世后,你置办的二手房。你在这里写出了你的两部书;你学会了在电脑QQ上看我的初稿,再用手写笔提意见;你逛遍城区所有的报刊亭买我的样刊,并以此“不经意”款待朋友们的造访。你欣然接受我

的邀约,在城内多家餐馆小聚;你穿着我为你买的新衣出门聚会,打趣说这是“江南孝敬,粉墨登场”;你特意为你学做的羊杂汤膳听我吃饭,拖着刚出院大病未愈的身子下厨房;你执意送我到车站,看着我上火车才转身离开;你常在夜晚和我抱膝送别后,又健步跑回二楼窗口,目送我走出小巷。昏黄的灯光,照着你日渐衰老的身影,让我总忍不住热泪盈眶……

我来到了热水瓶厂宿舍楼。这是城南那栋二手房拆迁后,我们重新置换的精装修二手房。我们请了保姆照料你的起居。拆迁前一次起夜时摔倒致骨折痊愈,腰痛从此缠身,你因此常常卧床。因为离我家很近,你几乎每天都去看你。

老年痴呆症在这里缠上了你,你远离了你钟爱一生的书籍,开始出现幻觉,分不清晨昏,你再没去阳台和我们挥手道别;直到有一天,你在我们走时突然清醒,阳台上再次出现你的身影和声音,你可知道,我当时是多么欣喜若狂!

在这里,你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我们三兄妹看在眼里,痛在心里。连续两年,我们为你筹划和举办了两次80寿宴,分别邀请亲戚和你的老同学赏光,你只叫不出曾经熟悉的名字,眼里却分明闪着泪光……

没想到四个月后,也是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和你做最后的告别。苍天泪目,一夜呜咽到天明。因为疫情肆虐,没有花圈,没有葬礼,一席薄棺将你送上山,回到这时,鹅毛大雪翩然而至,为你的风雨人生续写传奇……

一年了,思念的你已经不在。我终于鼓起勇气,触摸这三处居所。思念在每一处决堤,我在每一处大口大口地呼吸旧事,吞咽回忆,安放思念。满满地,盛放着我们的半世亲情与希冀。